

弯路

◎袁旭元

去年秋天，老家鹿汪村的袁老先生迎来期颐之庆，这位曾执教我父亲吟哦《诗经》的教书先生，在岁月长河里站成了一棵苍松。父亲收到邀请后，执意要回去祝寿。

那个周末的午后，天青得像是要滴下水来。我握着方向盘，副驾驶上的父亲不时望向窗外。秋天的风裹挟着稻香，轻轻叩打着车窗。父亲陷入绵长的追忆，那些关于袁老的往事如同车窗外的秋阳，斑驳而温暖地流淌开来。

袁老的一生像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，坎坷却始终向前。他原是鹿汪庄地主家的长工，却在旧书堆里识得几个字，后来机缘巧合，进了“野三旅”——那支被里下河百姓唤作“野路子”的江苏省保安第三旅。他写得一手好字，又有一身功夫，骨子里却是个侠客性子，爱打抱不平，因而在军中颇得人心。

抗战烽火燃起时，他随部队浴血御敌，后来跟着副旅长胥金城起义，投奔新四军，在苏中战场拼杀，又渡江南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在海安政府任职，却在“文革”风雨中重回墩头，执起教鞭，把半生沧桑化作课堂上的故事。他的语文课从不枯燥，博古通今，信手拈来便是传奇，学生们下课了仍围着她，听得入迷。

回乡的路，我是极熟的。哪里有大河，哪里有高塔，哪里有弯路，都印在脑子里，何须导航聒噪。过了长江四桥，父亲忽道：“今朝时辰还早，不如从328国道走，横竖不收费。”我应了声，方向盘便转了向。

如今的328国道仪征段除却限速九十码的牌子，几乎与高速无异。我且开且与父亲闲话，啜几口茶，望几眼窗外流动的秋色。不觉间，扬州城的轮廓已浮现在眼前。

进城后，隧道连着高架，又接上328国道。车流渐密，红灯渐多。“这段路好像太慢了，我们还是走高速吧。”父亲笑道：“好嘞。”我便靠边停车，将导航定在“瓦甸村委会”——这村子与鹿汪村毗邻，又在104国道旁，方便定位。

手机领着我上了G2京沪高速。八车道坦荡如砥，车辆稀疏，白鹭在碧空中划着弧线。父亲继续讲



述着袁老的传奇，称其智慧无边又神秘莫测，鹿汪村的好多人家砌屋造舍都是他帮忙看风水，他那谜一般的目光似乎能看透一切。

过了一会儿，父亲突然出声：“咦，阿元，今朝好像和以往走的路不一样啊。”

“咋啦？”

“以前家去都是走S28启扬高速的。”

我略一迟疑：“京沪高速新通，南北走向，应该很快就能转到启扬高速的。何况导航一直教直行呢。”

然而，过高邮古驿站后，导航仍提示还需直行30公里。熟悉的京杭大运河与廖家沟全然不见，唯有蜿蜒的小河与连片的鱼塘蟹塘。农舍的式样，也与扬泰一带微有不同。

“莫不是地址错了？”

“的确是‘瓦甸村委会’。”“可能是要绕道兴化回海安？‘高宝兴’三县本就相连。”

又行30公里，导航提示下高速，转走宝应县道。“这回该对了，”我说，“往兴化方向，科技总不会错的。”

路却愈走愈窄，竟入了乡间小道。父亲断然道：“停车，再看导航。”

这一看，真真是“孩子找不到爹——丢大人了”。导航的“瓦甸村委会”竟在宝应县，此“瓦甸”非彼“瓦甸”，与海安南辕北辙。我的脸腾地烧了起来。

“没事，就当来宝应要嘎一趟，”父亲宽慰道，“你做事还是蛮一当的，只不过下回导航要看细作点儿。”天色渐暗，凉意侵袭。

我重设“海安市瓦甸村委会”，导航却命走回头路，先京沪再启扬。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”先前的闲情逸致烟消云散，只剩沉默的油门声。

父亲见我闷闷不语，便逗我说话：“导航说晚上七点半就能到鹿汪村，不过晚些给袁老斟酒祝寿罢了，别着急，慢点儿开，安全第一。”

人生哪有笔直的坦途，你看袁老这一生曲曲折折、兜兜转转。那些年，他何尝分得清哪段是弯路，哪程是捷径？倘若将生命倒转如走马灯，便会恍然：那些深浅不一的脚印串起来便是人生本来的模样。每一步都在雕琢时光，每一程都在成全命运。



春游

◎吴有涛

时光折叠的书店

◎余慧

中山钟楼的钟摆切割着古城如皋的晨昏，当第七声钟鸣掠过十字街口，清晨的凉意在新华书店的铸铁门把手上凝结成露。书店紧挨着钟楼，在七十多年的光阴里，书店始终与钟楼保持着某种神秘共振——钟声是机械的时间，书店是文化的时间，它们在青石板路上投下交错的剪影，共同编织着古城的精神年轮。

钟楼指针在20世纪80年代某个清晨定格。短发的少女坐在书店门前的水泥台阶上，仰头数着中山路上梧桐树叶间的缝隙，树影在她碎花裙摆上流转。女孩生活在小镇，父亲进城办事时带着她，总把她“寄存”在这里。这天，她是书店的第一位顾客，推开门的瞬间，油墨香裹挟着木质书架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。玻璃柜台里新到的《儿童文学》泛着微光，等待那双渴望的眼睛发现。《365夜》故事书黑色封面上的金色书名在高高的书架上闪烁着诱惑，那时的她并不知道这本书后来竟成了她的文学启蒙。

父亲办事快则一两个小时，慢则半天时间。父亲很放心，知道她乖巧懂事，不会乱走，这里有看不完的书，她就像掉进米缸的小老鼠，怎么会舍得轻易走开呢？父亲办完事来接她，但从不催她。直到黄昏来临，白头发店员手中的钥匙串儿丁零当啷摇晃，钟楼的晚钟敲响，她把脸贴在玻璃柜上，目送《海的女儿》沉入黑暗，才踩着落日下的梧桐叶跟

父亲踏上回家的班车。

她大学毕业后落户小城。那时，她还没有谈恋爱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她内向，甚至有点自卑。她的周末时光常常消磨在书店里。书让她与这个世界连接。在这里，她遇到了苏东坡、李清照、萧红、张爱玲、斯嘉丽……时光被《漱玉集》的婉约与《呼兰河传》的苍凉填满，在《倾城之恋》的月色里与《飘》的烽烟中，她逐渐长出羽翼，找到自信。成为母亲后，她常带着孩子来这里，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《小王子》《海底两万里》……她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下这些书递给孩子们，他们一起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翻阅着，书店成了她与孩子共同的乐园。

时间的齿轮不停转动。2017年的秋天，她捧着还带有印刷厂余温的新书《不期而遇》走进新华书店，她的作品被郑重摆放在“本土作家”专柜，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她的名字。在一排排书影里，她依稀看见了三十多年前那个够不着书架的小女孩。她用手指轻轻抚过书脊，突然理解了博尔赫斯说的“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”——这里安放着无数人隐秘的渴望与期待。

那个金色的秋天，很多人与她在这里“不期而遇”。素未谋面的文友、交往多年的闺蜜，第一时间来到书店“打卡”，捧着还“热乎”的新书，给她发来照片。将近八十岁的老母亲从小镇坐了一个小时的班车赶来，自己掏钱买了她

的10本书，又坐班车一路颠簸回去，把书送给老家的朋友。

几十年间，她从少年到青年、中年，从读者到作者、小城的阅读推广人。在这间不大的书店，她有幸得与夏坚勇、丁捷、陈慧相遇，并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。夏坚勇老师在访谈中提到，他中学时代在如皋求学，最宝贵的青春时代在这里度过，书店和书籍是他青春期的“避难所”。“菜场女作家”如皋姑娘陈慧，在如皋新华书店二楼举办过两次新书分享会，陈慧深深怀念自己少年时代徜徉在小城书店里的时光，书店给了敏感少女温暖的庇护，在困顿的日子里，读书给了她生活的底气和勇气。

一间好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。在如皋新华书店的一整面墙上，醒目张贴着如皋著名作家的简介。从王观、李渔、冒襄、沙元炳到沙白、黄蓓佳、汪政、晓华、丁捷……他们中有些人曾在这里停留，又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

耄耋之年的陈根生老师的《东大街》被陈列在书架上，如同一位睿智的老者在讲述着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。穿汉服的少年与手持放大镜的老者在书页与光阴中交错。“愿天常生好人，愿人常行好事……”少年清脆的吟诵与钟楼的整点报时奇妙共振。在电子阅读器越来越轻薄的年代，有这样一家书店依然静静矗立在城市的街角。中山钟楼的钟摆永远在追赶时间，书店里每个翻阅瞬间都像在进行时空折叠，在这里，时光似乎从未流逝，只是以文字的形态凝结。

微光

◎王必伟



田野里的风
吹红了高粱的发梢
蟋蟀匍匐在豆荚的叶上
瓢虫的黄隐藏在近旁
它们在偷偷享受

即将迈入的秋尽冬藏

远处在建的高楼上
传来工人们的敲铛
在空旷的田野里
回响、回荡
黑夜泛起一层层的涟漪
原野里一簇簇高粱
在摇晃

是风摇还是声荡

夜晚的田野
静谧而又深邃
孑然一身的高粱
抬头北望
非到绝境处，彼岸花不放
星辰中的黑夜
泛着微光